

鈞教授、其他委員與義工不但捐款而且積極配合會長推行會務。所有經費採取自由樂捐，每年編輯印送四期退聯通訊給全體會員（約四百人），另外每年辦兩次慶生會，還有國內外旅遊，並與教授會合作辦理多項活動。

歲末為八十五歲以上現住台中市退休同仁登府拜壽慰問。平常退休同仁有困難，只要聯誼會能幫上忙一定會盡力協助。由於經費人力有限，目前無法對居住遠距離退休同仁更多服務。我雖然也擔任副會長，除了捐一點

## 興大與我

李建崑

我曾在中興、東海、文化、台灣師大四所大學唸過書，可是結緣最深的地方，還是中興大學！我從一個興大中文系的學生、畢業後留任助教、修讀學位、最後幸運地成為興大中文系教師，整整服務了二十六年。興大中文系培育我、裁成我，提供發展空間，未來肯定會鞠躬盡瘁、終老於斯。

也許是因緣湊巧吧！在助教階段，曾有機會師事第三屆至第四屆系主任；擔任教師期間，見證到中文系的

錢外，主要服務工作是到事務組拿信回辦公室，貢獻很少。其實校友樓除了校友會尚可以結合退休人員聯誼會、教授會、藝術中心、校史館為一棟大樓。經費來源不限校友，可以包含退休人員與其他機構補助。

古有名訓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我以「我愛自己、我愛家庭、我愛應數、我愛興大、我愛鄉里、我愛國家、我愛地球、我愛宇宙」自勉。

（作者為母校應數系退休教授）

艱難開創、起伏與轉折，也看到晚近幾年所展現的新興氣象。

中文系尚未設立之前，曾有徐復觀這樣的大師在本校任教；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年）設系之後，更有小說大家孟瑤（揚宗珍）教授、古文大師王禮卿教授、詩學與書法大師明允中教授、以及同學暱稱為「孔聖人」的孔德成教授在系裡任教。能夠親炙這些師長，實在是早期系友莫大的幸運！

猶記得一口山東腔的李師滌生，是書法與荀子專家；風度翩翩的陳定山師上曲選課，一定會搖著白羽扇唱一曲，當時他已是享有盛名的歷史小說家與書畫家；還有弓英德師的文字學與詞選課，常常「秀」一手小



篆，唱一首自度小詞。王禮卿師的歷代文選，堅持同學們要以文言文習作古文；教詩選的明允中師還常帶學生到郊外踏青，要大家「口占一絕」；一腿殘障，自號「慎獨」的許祖成師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當時佛學尚無法開課，他乾脆就在智海學社免費開示佛學概論。此外，聆聽小說名家孟瑤——揚宗珍教授的史記與中國文學史，更是一種高級享受。還有，王淮師的老莊、中國思想史，開啓了我們的智慧；朱維煥師的宋明理學，為我們剖析宋明儒者心性之學的精微；而李炳南師則以其自身之菩薩風範，為我們展示德性人格的向度。

緬懷在中興大學中文系求學、服務的二十六年時光，我十分慶幸能夠親近那麼多誠懇守在教研崗位上的恩師，他們不但教導我去體認智識的精微與學術的莊嚴；也引領我立下宏願，踏實地去對一些未必有成果的論題、或者尚無人耕耘的學術領域作長期的努力；他們未完成的志業，肯定是我個人努力的目標。

早年李滌生主任曾每夜到系圖書館，親自督導同學夜讀；再如孟瑤主任也曾大力興辦「崑曲社」並且粉墨登場。其他各屆主任，亦無不節省用度，全力增購圖書，鼓舞同仁研究進修，全力培育學生溫柔敦厚的人格氣質，以及旺盛的求知意識。興大以「誠樸精勤」作為

校訓，其實中文系的系風，最能相符相稱。

興大在變，已非農學院為主的院校，而是校園廣闊、科系齊全的綜合大學；假使過去的興大可以用「農村」來比況，則目前的興大，有如「城市」一般。新的院、系、所相繼成立，一座座寬敞的館舍，聳立在校園中。可是，興大中文系雖有三十六年歷史，卻仍侷促在「綜合教學大樓」八樓這一層窄小的空間中。歷任校長在選舉時，都聲稱會全力支持文學院各系，可是，論系所之發展，相對其他院系，中文系算是十分遲緩的。直到近十年，隨著碩士班之成立、日夜間部之整合；來年如果博士班能夠順利成辦，興大中文系的教研體系才算真正完成。

隨著時光的流逝，興大中文系的人事也有很大變化，不少敬愛的師長，已留下懿範，往生佛土。許多學術新血，陸續加入中文系，其中絕大多數是系友；在期許中興大學更加成長的同時，也很企盼中文系的同仁，以更大的格局，和合共事；在各自領域中，力求精進；以堅實的學術業績，向大師的境界邁進。

（作者：李建崑，一九七三年六月畢業於本校中文系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。曾任本校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兼教務處出版組主任，現任中文系副教授。）

